

轉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不應住色生心。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。應生無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則為非住。是故佛說菩薩心，不應住色布施。此中之住字作何解釋。

答四：住是安置在茲之意。

問五：一般出家人在名字上多冠姓「釋」。此為表明為釋尊之法子，但在家之居士，如在法號上亦加此「釋」字，未知可否？或只限出家？

答五：在家人只是近事男女耳，未入僧團，不能濫用。

問六：末學在未入佛門之前，對世間法就宛如幻夢。今一聞佛法真理，則覺前所覺一點不虛。今對一切事物似有似無之境即現於心。像此，前是何因，後是何境？

答六：淡泊塵緣，是夙有淨因；今作假觀，是道心增長境界。

問七：貪瞋痴愛是造惡之因，若能觀法是空（法指宇宙萬法而言），諸法既空，即不生貪瞋痴愛，貪瞋痴愛不生，即能生慈悲心，捨己利人，不造惡因，貪瞋痴愛是造惡之因，既無因，而後亦無果。若如是觀，是否亦能了脫生死。

答七：不造惡因固佳，善須三輪體空，慈悲亦重無緣。如是者，當然解脫，然此境極高，非初學所能真體會耳。

問八：皈依三寶，可以離苦得樂，往生西方，為何有些人未皈依三寶以前，諸事如意，家道興隆，自皈依三寶以後，凡事不能如前，家道日漸衰弱，有的更無後嗣。在佛說，是因果報應，但似此未知是何因果？他人代問。

答八：因果通三世，成熟有早遲，此是正知正見，皈依三寶，徒有虛名，不能改惡向善，仍多災禍來臨，此亦理之當然。若謂皈依三寶，持戒精受是受禍之因，便是邪知邪見大愚痴人。試看堯舜大聖，其子皆不肖，夷齊大賢，皆失國餓死，孔子曾喪子，伯道竟無兒，謂是聖賢仁慈之報，則定贊歎曹操篡國而為帝，秦檜賣國而富貴矣。如是顛倒淺見者，便難與為語。

左營真慚愧居士問三則

問一：起世經卷十稱：「諸比丘，此大洲中，有閻浮樹。因此樹故，名閻浮洲。其樹高大，影現月輪，以此因緣，有諸影現。」但大唐西域記（臺灣印經處版）第九十六頁載稱：「一兔白，敢以微躬，充此一餐。詞畢入火，尋即致死。月中之兔，自斯而有。」（一）兔子以身供養帝釋化人故事）右舉月中黑影二說，究以何者為是？

答一：經言樹，記言兔，本為二事。如一院之中，有花影亦有竹影，言花言竹，各言其一，非言花不許有竹，言竹不許有花也。如云何者為是，自當遵經，蓋記中分明云「故彼咸言月中之兔」，彼字指波羅尼斯國人言也，不過謂其傳言如是，亦由我國俗云，月中有嫦娥耳。至讀經亦當知其權實隨順諸說，方不害義。

問二：提婆達多，瞿伽梨比丘，戰

遮婆羅門女等，因害佛誘佛，生陷地獄（大唐西域記第七九頁）。魔王魔眷等亦為三界內之眾生，何以擾佛憐佛怖佛，而竟安然未陷地獄乎？

答二：波旬擾亂，在釋尊未成正覺以前，可算擾亂菩薩，達多行害在釋尊既成正覺以後，便是殺佛，自屬輕重不同。再因果當須論三世遲早，消長乘除，事理極為複雜，未可執一。

問三：大迦葉來皈依釋尊時，亦曾以毒龍之窟窟宿佛。此亦與害佛無異，何以亦未陷入地獄！

答三：大迦葉當時本先告明，窟有毒龍，是無害意，於處心害者，更不同矣。

臺中陳曉峯居士問二則

問一：心經「色即是空」，大概說相有體無，尚易明了。「空即是色」，於空無有處，說他是色，理不易通。希望將此二句，舉喻解釋為要。

答一：「色即是空」，謂凡有相者，其性體空，實所「不變」。猶相顯之水，仍似無相之輕養所緣生，可曰水即輕養也。「空即是色」，謂無相空性，於諸有相，而能「隨緣」。猶似無相之輕養，是相顯之水所待緣，可曰輕養即水也。

問二：空色二句，設喻答覆，當然感激，恐言多難記，倘能喻外再用簡單言語解明，使人易記，猶為感激。

答二：此言真空妙有，是一非二，不徧之中諦也。森羅色相，仍一不變。真實空性，故曰色即是空

。真如空性，能「隨緣」幻化色相，故曰空即是色。

新竹蔡永德居士問二則

問一：近來不慧發心素食，減惡向善，今已素食將近半載餘，精神如往，但體力大減，身體虛弱，不知是否素食所致？

答一：肉食健，素食弱，乃世俗心理，如云素食健而少病，縱醫學界尚有懷疑。實事如斯，今舉一例，象駝牛馬不肉食力皆大，不過無虎豹豺狼之凶性耳。少林寺僧皆素食，易筋，洗髓，金鐘罩，鐵布衫，拳技，天下無敵，尚不取信乎？

問二：近日報載南部有一農家喜獲一娃，三日母外出洗衣，忽聽小娃驚聲而哭，母急跑回入看子，見一隻斤重巨鼠口咬兒頸血染兒衣，母見狀急不顧身趕鼠救兒，但事已遲。兒頸被鼠咬一大洞，暈迷不醒，請示：像這樣的事，佛弟子不可開殺戒，戒者全鼠棄兒，請解此疑難。

答二：如見鼠咬兒時，袖手不救，為之全鼠棄兒。佛教那有這等呆事！

「贈訂」徵信

（月戶）朱殿元居士一百份。林長清居士十份。章自清居士六份。乘願居士三份。（零戶）本際法師及周羅漢、羅盛水、白開亭、李用謀、廖獅英等五居士各一百元。高雄隱名法師及傅錫新、黃榮盛二居士各五十元。方錫華居士六十四元。張寬心居士十四元。（大藏經）匡佩華居士六十元。（三月份）佛慈和尚港幣十元